





原件破损

夢溪筆談序



沈括存中述

予退處林下，深居絕過，從思平日與客言者，時紀一事于筆，則若有所晤言，蕭然移日。所與談者，唯筆硯而已。謂之筆談。聖謨國政及事近宮省，皆不敢私紀。至於繫當日士大夫毀譽者，雖善亦不欲書，非止不言人惡而已。所錄唯山間木蔭率意談噓，不繫人之利害者。下至閭巷一言靡所不有，亦有得於傳聞者。其間不能無以謬以之為，則甚卑以予為無意於言可也。

卷

故



卷第二

故事二

卷第三

辨證一

卷第四

辨證二

卷第五

樂律一

卷第六

樂律二

卷第七

象數一

卷第八

象數二

卷第九

人事一

卷第十

人事二

卷第十一

官政一

卷第十二

官政二

卷第十三

權智

卷第十四

藝文一

卷第十五

藝文二

卷第十六

藝文三

卷第十七

書畫

卷第十八

技藝

卷第十九

器用

卷第二十

神奇

卷第二十一

異事

卷第二十二

謬誤

卷第二十三

譏諛

卷第二十四

雜誌一

卷第二十五

雜誌二

卷第二十六

藥議

夢溪筆談目錄終

夢溪筆談卷第一

故事一

沈括存中



上親郊郊廟冊文皆曰恭薦歲事先景靈宮謂之朝獻次太廟謂之朝饗末乃有事于南郊予集郊式時曾預討論常疑其次序若先為尊則郊不應在廟後若後為尊則景靈宮不應在太廟之先求其所從來蓋有所因按唐故事凡有事于上帝則百神皆預遣使祭告唯太清宮太廟則皇帝親行其冊祝皆曰取某月某日有事于某所不敢不告宮廟謂之奏告餘皆謂之祭告唯

有事于南郊方爲正祠至天寶九載乃下詔曰告者上告下之詞今後太清宮宜稱朝獻太廟稱朝饗自此遂失奏告之名冊文皆謂正祠

正衙法座香木爲之加金飾四足墮角其前小偃織藤冒之每車駕出幸則使老內臣馬上抱之曰駕頭輦後曲蓋謂之篋兩扇夾心通謂之扇篋皆繡亦有銷金者即古之華蓋也

唐翰林院在禁中乃入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鑾殿皆在其間應供奉之人自學士已下工伎群官司隸籍其間者皆稱翰林如

今之翰林醫官翰林待詔之類是也唯翰林茶酒司止稱翰林司蓋相承闕文唐制自宰相而下初命皆無宣召之禮惟學士宣召蓋學士院在禁中非內臣宣召無因得入故院門別設複門亦以其通禁庭也又學士院北扉者爲其在浴堂之南便於應召今學士初拜自東華門入至左承天門下馬待詔院吏自左承天門雙引至閣門此亦用唐故事也唐宣召學士自東門入者彼時學士院在西掖故自翰林院東門赴召非若今之東華門也至如挽鈴故事亦緣其在禁中雖學士院吏亦止于玉

堂門外則其嚴密可知如今學士院在外
與諸司無異亦設鈴索悉皆文具故事而
已

學士院玉堂 太宗皇帝曾親幸至今唯學士

上日許正坐他日皆不敢獨坐故事堂中
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臺而坐今
不復如此但存空臺而已玉堂東承旨閣
子窻格上有火燃處 太宗嘗夜幸玉堂
蘇易簡為學士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宮
嬪自窻格引燭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
為玉堂一盛事

東西頭供奉官本唐從官之名自永徽以後人

主多居大明官別置從官謂之東頭供奉
官西內具負不廢則謂之西頭供奉官
唐制兩省供奉官東西對立謂之蛾眉班 國
初供奉班於百官前橫列王溥罷相為東
宮一品班在供奉班之後遂令供奉班依
舊分立慶曆賈安公為中丞以東西班對
拜為非禮復令橫行至今初叙班分立百
官班定乃轉班橫行叅罷復分立百官班
退乃出叅用舊制也

衣冠故事多無著令但相承為例如學士舍人
躡履見丞相往還用平狀扣階乘馬之類
皆用故事也近歲多用靴簡章子厚為學

士曰因事論列今則遂為著令矣

中國衣冠自北齊以來乃全用胡服窄袖緋綠短衣長鞞靴有鞞帶皆胡服也窄袖利於馳射短衣長鞞皆便於涉草胡人樂茂草常寢處其間予使北時皆見之雖王庭亦在深薦中予至胡庭日新雨過涉草衣袴皆濡唯胡人都無所濡帶衣所垂蹠蹠蓋欲佩帶弓劍帔悅笄囊刀礪之類自後雖去蹠蹠而猶存其環環所以銜蹠蹠如馬之鞞根即今之帶銜也天子必以三環為節唐武德正觀時猶爾開元之後雖仍舊俗而稍裏博矣然帶鈎尚穿帶本為孔

本朝加順折茂人文也幞頭一謂之四脚乃四帶也二帶繫腦後垂之折帶反繫頭上令曲折附頂故亦謂之折上巾唐制唯人主得用硬脚晚唐方鎮擅命始僭用硬脚本朝幞頭有直脚局脚交脚朝天順風凡五等唯直脚貴賤通服之又庶人所戴頭巾唐人亦謂之四脚蓋兩脚繫腦後兩脚繫額下取其服勞不脫也無事則反繫于頂上今人不復繫額下兩帶遂為虛設唐中書指揮事謂之堂帖子曾見唐人堂帖宰相簽押格如今之堂劄子也

予及史館檢討時議密院劄子問宣頭所起予

按唐故事中書舍人職堂語詔旨寫四本一本爲底一本爲宣此宣謂行出耳未以名書也晚唐樞密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書即謂之宣中書承受錄之于籍謂之宣底今史館中尚有故宣底二卷如今之

聖語簿也梁朝初置崇政院專行密命至後唐莊宗復樞密使使郭崇韜安重誨爲之始分領政事不關由中書直行下者謂之宣如中書之勅小事則發頭子擬堂帖也至今樞密院用宣及頭子本朝樞密院亦用劄子但中書劄子宰相押字在上次相及叅政以次向下樞密院劄子樞長

押字在下副貳以次向上以此爲別頭子唯給驛馬之類用之

百官於中書見宰相九卿而下即省吏高聲唱一聲屈則趨而入宰相揖及進茶皆抗聲贊唱謂之屈揖待制以上見則言請某官更不屈揖臨退仍進湯皆於席南橫設百官之位升朝則坐京官已下皆立後殿引臣寮則待制已上宣名拜舞庶官但贊拜不宣名不舞蹈中書略貴者示與之抗也上前則略微者殺禮也

唐制丞郎拜官即龍門謝今三司副使已上拜官則拜舞于階上百官拜于階下而不

舞蹈此亦籠門故事也

學士院第三廳學士閣子當前有一巨槐素号槐廳舊傳居此閤者多至入相學士爭槐廳至有抵徹前人行行李而強據之者予爲學士時目觀此事

諫議班在知制誥上若帶待制則在知制誥下從職也戲語謂之帶墜

集賢院記開元故事校書官許稱學士今三館職事皆稱學士用開元故事也

館閣新書淨本有悞書處以雌黃塗之嘗校改字之法刮洗則傷紙紙貼之又易脫粉塗則字不沒塗數遍方能漫滅唯雌黃一漫則滅仍久而不脫古人謂之鈇黃蓋用之有素矣

予爲鄜延經略使日新一廳謂之五司廳延州正廳乃都督廳治延州事五司廳治鄜延路軍事如唐之使院也五司者經略安撫總管節度觀察也唐制方鎮皆帶節度觀察察處置三使今節度之職多歸總管司觀察歸安撫司處置歸經略司其節度觀察兩案并支掌推官判官今皆治州事而已經略安撫司不置佐官以帥權不可更不專也都總管副總管鈐轄都監同簽書而皆受經略使節制

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乃給事中之職當隸門下
省故事乃隸樞密院下寺監皆行劄子寺
監具申狀雖三司亦言上銀臺主判不以
官品初冬獨賜翠毛錦袍學士以上自從
本品行案用樞密院雜司人吏主判食樞
密厨蓋樞密院子司也

大駕鹵簿中有勘箭如古之勘契也其牡謂之
雄牡箭牝謂之闢仗箭本胡法也熙寧中
罷之

前世藏書分隸數處蓋防水火散亡也今三館
秘閣凡四處藏書然同在崇文院其間官
書多爲人盜竊士大夫家往往得之嘉祐

中置編校官八員雜讎四館書給吏百人
悉以黃紙爲大冊寫之自此私家不敢輒
藏校讎累年僅能終昭文一館之書而罷
舊翰林學士地勢清切皆不兼他務文館職任
自校理以上皆有職錢唯內外制不給楊
大年久爲學士家貧請外表辭千餘言其
間兩聯曰虛忝甘泉之從臣終作莫敖之
餒鬼從者之病莫興方朔之飢欲死京師
百官上日唯翰林學士勅設用樂他雖宰
相亦無此禮優伶並開封府點集陳和叔
除學士時和叔知開封府遂不用女優學
士院勅設不用女優自和叔始

禮部貢院試進士日設香案于塔前主司與舉人對拜此唐故事也所坐設位供張甚盛有司具茶湯飲漿至試經生則悉徹帳幕檀席之類亦無茶湯渴則飲硯水人人皆黥其吻非故欲困之乃防檀幕及供應人私傳所試經義蓋嘗有敗者故事爲之防歐文忠有詩焚香禮進士徹幕待經生以爲禮數重輕如此其實自有謂也

嘉祐中進士奏名訖未御試京師妄傳王俊民爲狀元不知言之所起人亦莫知俊民爲何人及御試王荆公時爲知制誥與天章閣待制楊樂道二人爲詳定官舊制御試

舉人設初考官先定等第復弥之以送覆考官再定等第乃付詳定官發初考官所定等以對覆考之等如同即已不同則詳其程文當從初考或從覆考爲定即不得別立等是時王荆公以初覆考所定第一人皆未允當於行間別取一人爲狀首楊樂道守法以爲不可議論未決太常少卿朱從道時爲封弥官聞之謂同舍曰二公何用力爭從道十日前已聞王俊民爲狀元事必前定二公恨自苦耳旣而二人各以己意進稟而詔從荆公之請及發封乃王俊民也詳定官得別立等自此始遂

為定制

選人不得乘馬入宮門天聖中選人為館職始
歐陽永叔黃鑑輩皆自左掖門下馬入館
當時謂之步行學士嘉祐中於崇 院置
編校局校官皆許乘馬至院門其後中書
五房置習學公事官亦緣例乘馬赴局
車駕行幸前驅謂之隊則古之清道也其次衛
仗衛仗者視闌入宮門法則古之外仗也
其中謂之禁圍如殿中仗天官掌舍無宮
則供人門今謂之殿門天武官極天下長
人之選八人 上御前殿則執鉞立于紫
宸門下行幸則為禁圍門行于仗馬之前

又有衡門十人隊長一人選諸武力絕倫
者為之 上御後殿則執櫪東西對立于
殿前亦古之虎賁人門之類也

予嘗購得後唐閔帝應順元年案檢一通乃除
宰相劉句右兼判三司堂檢前有擬狀云具
官劉句右伏以劉句右經國才高正君志切
方屬體元之運實資謀始之規宜注宸衷
委司判計漸期富庶永贊聖明臣等商量
望授依前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兼判三司
散官勳封如故未審可否如蒙允許望付
翰林降制處分謹錄奏聞其後有制書曰

宰臣劉句右可兼判三司公事宜令中書門下依此施行付中書門下准此四月十日用御前新鑄之印與今政府行遣稍異不朝要事對稟常事擬進入畫可然後施行謂之熟狀事速不及待報則先行下具先行下具制草奏知謂之進草熟狀白紙書宰相押字他執政具姓名進草即黃紙書宰相執政皆於狀背押字堂檢宰相執皆不押唯宰屬於檢背書日堂吏書名用印此擬狀有詞宰相押檢不印此其為異也大率唐人風俗自朝廷下至郡縣決事皆有詞謂之判則書判科是也押檢二人乃馮道李愚也狀檢瀛王親筆甚有改竄勾抹處按舊五代史應順元年四月九日己卯鄂王薨庚辰以宰相劉句右判三司正是十日與此檢無差宋次道記開元宰相奏請鄭畋鳳池藁草擬狀注制集悉多用四六皆宰相自草今此擬狀馮道親筆蓋故事也舊制中書樞密院三司使印並塗金近制三省樞密院印用銀為之塗金餘皆鑄銅而已

夢溪筆談卷第一

夢溪筆談卷第二

故事二

沈括 存中

三司使班在翰林學士之上舊制權使即與正同故三司使結銜皆在官職之上慶曆中葉道卿爲權三司使執政有欲抑道卿者降勅時移權三司使在職下結銜遂立翰林學士之下至今爲例後嘗有人論列結銜雖依舊而權三司使初除閤門取旨間有叙學士者然不爲定制

宗子授南班官世傳王文正太尉爲宰相日始開此議不然也故事宗子無遷官法唯遇

稀曠大慶則普遷二官景祐中初定 祖宗
並配南郊宗室欲緣大禮乞推恩使諸王
宮教授刀約草表上聞後約見丞相王沂
公公問前日宗室乞遷官表何人所爲約
未測其意荅以不知歸而思之恐事窮且
得罪乃再詣相府沂公問之如前約愈恐
不復敢隱遂以實對公曰無他但愛其文
詞耳再三嘉獎徐曰已得旨別有措置更
數日當有指揮自此遂有南班之授近屬
自初除小將軍凡七遷則爲節度使遂爲
定制諸宗子以千緡謝約約辭不敢受予
與刃親舊刀嘗出表藁以示予

大理法官皆親節案不得使吏人中書檢正官
不置吏人每房給楷書一人錄淨而已蓋
欲士人躬親職事格吏姦兼歷試人才也
太宗命創方圍毬帶賜二府文臣其後樞密使
兼侍中張耆王貽永皆特賜李用和曹郡
王皆以元舅賜近歲宣徽使王君貺以耆
舊特賜皆出異數非例也近歲京師士人
朝服乘馬以黦衣蒙之謂之涼衫亦古之
遺法也儀禮朝服加景是也但不知古人
制度章色如何耳

內外制凡草制除官自給諫待制以上皆有潤
筆物 太宗時立潤筆錢數降詔刻石于舍

人院每除官則移文督之在院官下至吏人院騶皆分露元豐中改立官制內外制皆有添給罷潤筆之物

唐制官序未至而以他官權攝者爲直官如許敬宗爲直記室是也 國朝學士舍人皆置直院熙寧中復置直舍人學士院但以資淺者爲之其實正官也熙寧六年舍人皆遷罷閣下無人乃以章子平權知制誥而不除直院者以其暫攝也古之兼官多是暫時攝領有長兼者即同正官予家藏海陵王墓誌謝眺文稱兼中書侍郎

三司開封府外州長官外廳事則有衙吏前導

告喝 國朝之制在禁中唯三告官打杖子告于中書翰林學士告于本院御史告于朝堂皆用朱衣吏謂之三告官所經過皆闔吏以挺扣地警衆謂之打杖子兩府親王自殿門打至本司及上馬處宣徽使打于本院三司使知開封府打于本司近歲寺監長官亦打非故事前宰相赴朝亦有特旨許張蓋打杖子者繫臨時指揮執絲梢鞭入內自三司副使以上副使唯乘紫絲暖座從人隊長持破木挺自待制以上近歲寺監長官持藤杖非故事也百官儀範著令之外諸家所記尚有遺者雖至猥

細亦一時儀物也

國朝未改官制以前異姓未有兼中書令者唯
贈官方有之元豐中曹郡王以元舅特除
兼中書令下度支給俸有司言自來未有
活中書令請受則例

都堂及寺觀百官會集坐次多出臨時唐以前
故事皆不可考唯顏真卿與左僕射定襄
郡王郭英乂書云宰相御史大夫兩省五
品供奉官自爲一行十二衛大將軍次之
三師三公令僕少師保傅尚書左右丞侍
郎自爲一行九卿三監對之從古以來未
嘗參錯此亦略見當時故事今錄于此以

備闕文

賜功臣号始於唐德宗奉天之役自後藩鎮下
至從軍資深者例賜功臣 本朝唯以賜
將相熙寧中因上 皇帝尊号宰相率同
列面請三四 上終不允曰徽号正如卿
等功臣何補名實是時吳正憲爲首相乃
請止功臣号從之自是群臣相繼請罷遂
不復賜

夢溪筆談卷第二

夢溪筆談卷第三

辯證一

沈括 存中

鈞石之石五權之名石重百二十斤後人以一斛爲一石自漢已如此飲酒一石不亂是也挽蹶弓弩古人以鈞石率之今人乃以粳米一斛之重爲一石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爲法乃漢秤三百四十一斤也今之武卒蹶弩有及九石者計其力乃古之二十五石比魏之武卒人當二人有餘弓有挽三石者乃古之三十四鈞比顏高之弓人當五人有餘此皆近歲教養所成以至

擊刺馳射皆盡夷夏之術器仗鎧冑極今古之工巧武備之盛前世未有其比

楚詞招魂尾句皆曰些蘇簡反今夔峽湖湘及南

北江獠人凡禁呪句尾皆稱些此乃楚人

舊俗即梵語薩嚩訶也薩音桑葛反嚩無可反訶從去声

三字合言之即些字也

陽燧照物皆倒中間有礙故也筭家謂之格術

如人搖觴臬為之礙故也若鳶飛空中其

影隨鳶而移或中間為窓隙所束則影與

鳶遂相違鳶東則影西鳶西則影東又如

窓隙中樓塔之影中間為窓所束亦皆倒

垂與陽燧一也陽燧面窪以一指迫而照

之則正漸遠則無所見過此遂倒其無所

見處正如窓隙觴臬鼗鼓礙之本末相格

遂成搖觴之勢故舉手則影愈下下手則

影愈上此其可見陽燧面窪向日照之光皆聚向內離鏡一二寸

光聚為一點大如麻菽着物則火發此則鼗鼓最細處也豈特物為然

人亦如是中間不為物礙者鮮矣小則利

害相易是非相反大則以已為物以物為

已不求去礙而欲見不顛倒難矣哉酉陽雜俎

謂海翻則塔影倒此妄說也影入窓隙則倒乃其常理也

先儒以日食正陽之月止謂四月不然也正陽

乃兩事正謂四月陽謂十月歲月陽止是

也詩有正月繁霜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

有食之亦孔之醜二者此先王所惡也蓋
四月純陽不欲為陰所侵十月純陰不欲
過而干陽也

予為喪服後傳書成熙寧中欲重定五服勅而
予預討論雷鄭之學闕謬固多其間高祖
遠孫一事尤為無義喪服但有曾祖齊衰
五月遠曾總麻三月而無高祖遠孫服先
儒皆以謂服同曾祖曾孫故不言可推而
知或曰經之所不言則不服皆不然也曾
重也由祖而上者皆曾祖也由孫而下者
皆曾孫也雖百世可也苟有相逮者則必
為服喪三月故雖成王之於后稷亦稱曾

孫而祭禮祝文無遠近皆曰曾孫禮所謂
以五為九者謂傍親之殺也上殺下殺至
于九傍殺至于四而皆謂之族

母族曾祖父母

過此則非其族也非其族則為之

無服唯正統不以族名則是無絕道也

舊傳黃陵二女堯子舜妃以二帝道化之盛始
于閨房則二女當具任似之德考其年歲
帝舜陟方之時二妃之齒已百歲矣後人
詩騷所賦皆以女子待之語多瀆慢皆禮
義之罪人也

歷代宮室中有諛門蓋取張衡東京賦諛門曲
榭也說者謂冰室門按字訓諛別也東京

賦但言別門耳故以對曲榭非有定處也
水以漳名洛名者最多今略舉數處趙晉之間
有清漳濁漳當陽有漳水瀨上有漳水鄆
郡有漳江漳州有漳浦亳州有漳水安州
有漳水洛中有洛水北地郡有洛水沙縣
有洛水此槩舉一二耳其詳不能具載予
考其義乃清濁相蹂者為漳章者文也別
也漳謂兩物相合有文章且可別也清漳
濁漳合于上黨當陽即沮漳合流瀨上即
漳瀕合流漳州予未曾目見鄆郡即西江
合流亳漳即漳渦合流雲夢即漳鄆合流
此數處皆清濁合流色理如蠅螬數十里

方混如璋亦從章璋王之左右之臣所執
詩云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濟濟辟王左右
奉璋璋圭之半體也合之則成圭王左右
之臣合體一心趣乎王者也又諸侯以如
聘取其判合也有事于山川以其殺宗廟
禮之半也又牙璋以起軍旅先儒謂有鉏
牙之飾于刻側不然也牙璋判合之器也
當於合處為牙如今之合契牙璋牡契也
以起軍旅則其牝宜在軍中即虎符之法
也洛與落同義謂水自上而下有投流處
今淝水沱水天下亦多先儒皆自有解
解州鹽澤方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

中未嘗溢大旱未嘗涸滷色正赤在版泉
之下俚俗謂之蚩尤血唯中間有一泉乃
是甘泉得此水然後可以聚又其北有堯
稍音水一謂之巫咸河大滷之水不得
甘泉和之不能成鹽唯巫咸水入則鹽不
復結故人謂之無鹹河為鹽澤之患築大
堤以防之甚於備寇盜原其理蓋巫咸乃
濁水入滷中則淤澱鹵脉鹽遂不成非有
他異也

莊子云程生馬嘗觀文字注秦人謂豹曰程子
至延州人至今謂虎豹為程蓋言蟲也方
言如此抑亦舊俗也

唐六典述五行有祿命驛馬湓河之目人多不
曉湓河之義予在鄜延見安南行營諸將
閱兵馬籍有稱過范河損失問其何謂范
河乃越人謂淖沙為范河北人謂之活沙
予嘗過無定河度活沙人馬履之百步之
外皆動瀕瀕然如人行幕上其下足處雖
甚堅若遇其一陷則人馬駢車應時皆沒
至有數百人平陷無孑遺者或謂此即流
沙也又謂沙隨風流謂之流沙湓字書亦
作湓蒲濫反按古文湓深泥也術書有湓河
者蓋謂陷運如今之空亡也

古人藏書辟蠹用芸芸香草也今人謂之七里

香者是也葉類豌豆作小叢生其葉極芬
香秋後葉間微白如粉汚辟蠹殊驗南人
採置席下能去蚤虱予判昭文館時曾得
數株於潞公家移植秘閣後今不復有存
者香草之類大率多異名所謂蘭蓀蓀即
今菖蒲是也蕙今零陵香是也芷今白芷
是也

祭礼有腥燂熟三獻舊說以謂腥燂備太古中
古之禮予以爲不然先王之於死者以之
爲無知則不仁以之爲有知則不智薦可
食之熟所以爲仁不可食之腥燂所以爲
智又一說腥燂以鬼道接之饋食以人道
接之致疑也或謂鬼神嗜腥燂此雖出於
異說聖人知鬼神之情狀或有此理未可
致詰

世以玄爲淺黑色璜爲赭玉皆不然也玄乃赤
黑色鷲羽是也故謂之玄鳥熙寧中京師
貴人戚里多衣深紫色謂之黑紫與皂相
亂幾不可分乃所謂玄也璜赭色也毳衣
如璜暗稷之璜色者謂之糜糜字音門以
其色命之也
詩有糜有苞今秦
人音糜聲之訛也糜色在朱黃之間似乎
赭極光瑩掬之粲澤熠熠如赤珠此自是
一色似赭非赭蓋所謂璜色名也而從王
以其赭而澤故以諭之也猶鶉以色名而

從鳥以鳥色諭之也

世間鍛鐵所謂鋼鐵者用柔鐵屈盤之乃以生鐵陷其間泥封煉之鍛令相入謂之團鋼亦謂之灌鋼此乃偽鋼耳暫假生鐵以為堅二三煉則生鐵自熟仍是柔鐵然而天下莫以為非者蓋未識真鋼耳予出使至磁州鍛坊觀煉鐵方識真鋼凡鐵之有鋼者如麵中有筋濯盡柔麵則麵筋乃見煉鋼亦然但取精鐵鍛之百餘火每鍛稱之一鍛一輕至累鍛而斤兩不減則純鋼也雖百鍊不耗矣此乃鐵之精純者其色清明磨瑩之則黯黯然青且黑與常鐵迥異亦有煉之至盡而全無鋼者皆繫地之所產

詩芄蘭之支童子佩觿觿解結錐也芄蘭生莢支出於葉間垂之正如解結錐所謂佩鞞者疑古人為鞞之制亦當與芄蘭之葉相似但今不復見耳

江南有小栗謂之茅栗茅音草茅之茅以予觀之此正所謂茅也則莊子所謂狙公賦芋者音此文相近之誤也

子家有閻博陵畫唐秦府十八學士各有真贊亦唐人書多與舊史不同姚柬字思廉舊史乃姚思廉字簡之蘇臺陸元明薛莊唐

書皆以字爲名李元道蓋文達于志寧許敬宗劉孝孫蔡允恭唐書皆不書字房玄齡字喬年唐書乃房喬字玄齡孔穎達字穎達唐書字仲達蘇典籤名從日從九唐書乃從日從助許敬宗薛莊官皆直記室唐書乃攝記室蓋唐書成于後人之手所傳容有訛謬此乃當時所記也以舊史考之魏鄭公對太宗云目如懸鈴者佳則玄齡果名非字也然蘇世長太宗召對真武門問云卿何名長意短後乃爲學士似爲學士時方更名耳

唐正觀中勅下度支求杜若省郎以謝朓詩云

芳洲採杜若乃責坊州貢之當時以爲笑至如唐故事中書省中植紫薇花何異坊州貢杜若然歷世循之不以爲非至今舍人院紫微閣前植紫微花用唐故事也漢人有飲酒一石不亂予以制酒法較之每麤米二斛釀成酒六斛六斗今酒之至醜者每秫一斛不過成酒一斛五斗若如漢法則粗有酒氣而已能飲者飲多不亂宜無足怪然漢之一斛亦是今之二斗七升人之腹中亦何容置二斗七升水耶或謂石乃鈞石之石百二十斤以今秤計之當三十二斤亦今之三斗酒也于定國飲酒數

石不亂疑無此理

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
世傳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水所經取
井水煮膠謂之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服
之下膈踈痰止吐皆取濟水性趨下清而
重故以治淤濁及逆上之疾今醫方不載
此意

予見人為文章多言前榮榮者夏屋東西序之
外屋翼也謂之東榮西榮四注屋則謂之
東雷西雷未知前榮安在

宗廟之祭西向者室中之祭也藏主于西壁以
其生者之處奧也即主祐而求之所以西

向而祭至三獻則尸出于室坐于戶西南

面此堂上之祭也戶西謂之宸設于此

之宸坐于戶西上堂設位而亦東向者設

用室中之禮也

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周南
召南樂名也胥鼓以雅以南是也關雎鵲
巢二南之詩而已有樂有舞焉學者之事
其始也學周南召南末至于舞大夏大武
所謂為周南召南者不獨誦其詩而已

莊子言野馬也塵埃也乃是兩物古人即謂野
馬為塵埃如吳融云動梁間之野馬又韓
渥云窻裏日光飛野馬皆以塵為野馬恐

不然也野馬乃田野間浮氣耳遠望如群
羊又如水波佛書謂如熱時野馬陽焰即
此物也

蒲蘆說者以為螺贏疑不然蒲蘆即蒲葦耳故
曰人道敏政地道敏藝夫政猶蒲蘆也人
之為政猶地之藝蒲葦遂之而已亦行其
所無事也

予考樂律及受詔改鑄渾儀求秦漢以前度量
斗升計六斗當今一斗七升九合秤三斤
當今十三兩之一斤當今四兩三分為升
中方古尺二寸五分十分分之三今尺一
寸八分百分分之四十五強

十神太一一曰太一次曰五福太一三曰天一
太一四曰地太一五曰君基太一六曰臣
基太一七曰民基太一八曰大遊太一九
曰九氣太一十曰十神太一唯太一最尊
更無別名止謂之太一三年一移後人以
其別無名遂對大遊而謂之小遊太一此
出於後人誤加之京師東西太一宮正殿
祠五福而太一乃在廊廡甚為失序熙寧
中初營中太一宮下太史考定神位予時
領太史預其議論今前殿祠五福而太一
別為後殿各全其尊深為得禮然君基臣
基民基避唐明帝諱改為基至今仍襲舊

名未曾改正

予嘉祐中客宣州寧國縣縣人有方璵者其高祖方虔爲楊行密守將總兵戍寧國以備兩浙虔後爲吳人所擒其子從訓代守寧國故子孫至今爲寧國人璵有楊溥與方虔方從訓手教數十紙紙扎皆精善教稱委曲書押處稱使或稱吳王內一紙報方虔云錢鏐此月內已亡歿紙尾書正月二十九日按五代史錢鏐以後唐長興二年卒楊溥天成四年已僭即僞位豈得長興二年尚稱吳王溥手教所指揮事甚詳翰墨印記極有次序悉是當時親跡今按天

成四年歲庚寅長興二年歲壬辰計差二年溥手教予得其四紙至今家藏

夢溪筆談卷第三



